

开学风波

陈金隆

开学日的喧闹像一锅煮沸的糖浆，粘稠、滚烫又裹着甜滋滋的气味。阳光斜斜切进一年级的教室，在崭新的课桌和懵懂的小脸上流淌。我正低头整理花名册，一阵突兀的骚动却从前方角落传来，尖锐地刺破了这片蒸腾的甜。

“老师！他挤我！”一个清脆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响起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多多像块被强行嵌入的楔子，硬生生挤坐在一张明显属于两人的板凳上。他身体绷得笔直，目光死死盯着前方空无一物的黑板，对身侧小月涨红的脸和清晰的抗议充耳不闻。小月——梳着两根细细麻花辫的女孩——半个身子已被挤得悬在板凳边缘，她努力挺直小小的脊背，一只手紧紧抓住桌沿，另一只手用力推着多多纹丝不动的胳膊肘，声音又急又亮：“这是我的位子！这是我的板凳！你快走开！”她的小脸因努力和委屈而涨得通红，眼睛里是纯粹的愤怒和不解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没有掉下来，只是固执地一遍遍宣告：“这是我的地方！”

同桌小伟探过头，火上浇油地喊：“老师！他赖着不走，像块石头！”多多依旧沉默，仿佛被施了定身法，只有那攥着衣角的小手，指关节用力，泛着青白，泄露了他内心的紧张。

“多多”，我走过去，手轻轻落在他紧绷的肩上，“起来，坐到你的位置上去”。他猛地一颤，身体下意识地朝小月那边又缩了一下，仿佛要汲取一点微薄的庇护，头却埋得更低了，像只把头扎进沙堆的小鸵鸟。

我刚想再开口，队伍那边却猛地炸开一声撕裂空气的尖叫！

“别碰我——”是畅畅！他像被滚烫的烙铁烫到，整个人从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里猛地弹跳出来，双手死死抱住脑袋，身体筛糠般颤抖，小脸瞬间惨白，爆发出惊恐欲绝的嚎哭：“他们挤我！他们都要挤死我了！”他哭得撕心裂肺，小小的身体蜷缩着蹲在地上，仿佛承受着无形的重压，那巨大的恐惧感如此突兀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粘稠的、会伤害他的怪物。我只好暂时放下眼前这个凝固的小小战场，疾步冲向那片混乱的风暴中心。

“畅畅，畅畅，看着我！”我蹲在他面前，视线与他齐平，声音压过他的哭嚎：“没有人挤你，你看，同学们都好好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呢！”他透过满眼的泪水，惊惶地扫视四周，身体还在不可抑制地发抖，像一片在寒风中凋零的叶子。我伸出双手，轻轻包裹住他冰冷、汗湿的小手，用指腹缓缓摩挲他的手背：“别怕，我们排队很安全，像小火车一样，一节一节，不会挤。”他的喘息慢慢平复了一些，肩膀的颤抖如同退潮般渐弱，只是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依旧死死盯着地面。我牵起他冰凉的手，将他带到队伍最前方，将那枚小小的班牌郑重地放进他汗湿的手心：“畅畅，来，你当火车头，举着班牌，领着大家走，好不好？”他迟疑地、几乎是抢夺般一把攥紧那光滑的塑料牌，指关节再次因用力而发白，仿佛那是唯一能锚定他、让他脱离恐惧的稻草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胸膛起伏着，将那牌子紧紧抱在胸前，仿佛抱住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盾牌，身体里那根紧绷到极限的弦，似乎终于找到了一点点可以倚靠的支点。

安顿好畅畅，我重新走向那个被凝固的角落。时间仿佛在那里停滞了。多多依旧如雕塑般“嵌”在板凳上，小月则像一头被侵犯了领地的小兽，身体尽力后仰，倔强地维持着自己那点可怜的疆域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眼神里是混合着委屈和坚持的火焰。

我在多多身边蹲下，目光与他低垂的视线平齐。他浓密的睫毛不安地颤动，像受惊蝴蝶的翅膀。我的视线轻轻掠过他绷紧的嘴角，落在他紧攥衣角的小手上——那小小的拳头捏得死紧，透着一股孤注一掷的蛮劲。阳光恰好穿过窗户，落在他身侧小月的发辫上，那两根细细的麻花辫泛着微光，随着她气鼓鼓的呼吸微微晃动。我心念电转，“多多”，我把声音放得极轻，“你看小月的辫子梳得真好看，又整齐

又光亮”。多多身体一震，几乎是仓皇地抬起眼，顺着我的目光飞快地瞥了一眼小月脑后那微微晃动的麻花辫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猝不及防的、被窥破秘密般的惊惶。那惊惶之下似乎还涌动着一股更深、更柔软的、湿漉漉的东西。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了一下，“多多的姐姐”我凝视着他骤然慌乱起来的眼睛，声音轻得如同耳语，“是不是……也梳着这样好看的辫子”？这句话像一把精准的钥匙，瞬间拧开了他沉默的闸门。他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眼眶瞬间被汹涌的潮气涨满、涨红，像两颗熟透的、不堪重负的樱桃。那一直紧绷着、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僵硬身体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肩膀无声地垮塌下来。他没有看我，也没有看小月，只是低着头，默默地从那张承载了太多无措的板凳上站起来，一步一步，沉重又顺从地，挪向教室里那张孤零零等待着他的、真正的空位。阳光追随着他小小的身影，在地板上拖出一道沉默而长长的影子。

放学的铃声终于响起。孩子们如同归巢的雀鸟，“叽叽喳喳”地涌向门口。畅畅紧握着班牌，像擎着一面关乎生死存亡的旗帜，笔直地站在队伍最前面。小脸依旧绷着，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专注和紧张。

“畅畅，火车头要稳稳开动哦！”我俯身靠近他耳边，“你带的路，最安全”。他用力地点点头，仿佛要把这承诺刻进骨头里，深吸一口气，挺起小小的胸膛，高高举起那枚班牌，迈出了第一步。队伍如同一条被唤醒的溪流，开始缓缓地、小心翼翼地向前流淌。

夕阳熔金，温柔地涂抹着放学的长队，将孩子们小小的身影和身后蹦跳的书包都染上一层暖融融的光晕。我看着他们融入那片金色的背景里——畅畅高举的班牌在前方闪烁着微光，像一枚引航的小小星辰，而队伍中多多那沉默的、不再固执的背影，正无声地告别着清晨那个混乱的旋涡。

仙口村

雨后仙口，仙气缭绕。上苍把清心和清静全赐予这个素朴的村庄。

犹记得第一次来仙口，同是春暮夏初。风门岭口，凉风吹过；潺潺溪水，倒映出满山青绿。在我的浅薄认知里，万物与时间的秩序一样，它们应该都有一个相同视角，然后重叠吻合。

石板路老街，雕花木窗还在。远去光影，在陌生人眼里，它们从不提及风沙与悲苦。

我们来到后半山，这里的故事就开始鲜活起来。神山、禅寺、仙人洞、石棋盘、仙人板……我想，神仙一定还居住在葱郁的林中，或许他正郑重地执起一枚棋子，淡定自若，成竹在胸，或许他的眉宇间还刻录着不老传说。千里江风，灌满这片富饶的土地。广袤的粮仓，蜂蝶飞舞。祖辈们从始至终耕耘着一条长长支流，他们习惯把现实命运安放在充满朝气的田园里。

果实，栖息枝头。我看见桃子、葡萄、蓝莓，它们都有自己成长的秘诀。它们饮着仙口的甘露，站在与神仙毗邻的山头，凝视自己。

北山栈道的灯塔

你是一座灯塔，跟远方一起航行。你仰起脸时，一条条渔舟就在江面上忙碌着。

你矗立在北山村，海岸线与大大小小的礁石簇拥着你。你的存在，是海边人隐藏的愿景。江面很宽，江水就有了爱的余地。涨潮时候，你就低下头。我看见，过往船只贴着江面，归来，就是故土。

看到你，我就会想到很多神秘词汇。你的目光，就像母亲的目光，藏着深邃与期待。江面有时风雨飘摇、电闪雷鸣，多少航线向你紧紧挨近。

你看见借着晨光撒网的老渔民，看见他们热烈交谈出海的收获。等月色升起，鱼虾满仓。

你习惯沉寂凄凉，也接纳喧嚣。你在横舟岛脊梁上，你走进澎湃潮水的中央。天黑的时候，每一束亮光，都躲进你张开的臂弯里。

无数人从你眼底经过，无数船只在你的光亮中停靠。而你，仿佛活成了隐秘事物。

江河是慢的，横舟岛是慢的。故乡的灯盏，你一直站着，像极了一位不善言辞的老者。

江河奔腾，万物都有各自的宿命与归宿。而你，穷其一生守着一条江。

殿后山的石头

石头与石头，不管自己肥瘦、型号，它们组成了殿后山的格局。这个传统的渔村，坐落在山坡上，仿佛一只翩翩欲飞的雏鹰。

石头的原始肌体里，有大地深处的真诚问候。它用厚实的礼节与恩惠垒积成院墙、亭台。它们平稳呼吸，气定神闲，无论是面对远去的，还是即将到来的，它们的内心仅仅是偶尔的起伏和叹息。

石头扎根在村庄，它就是村庄的灵魂。它们爱着熟悉的人，小小的身子垒成沧桑的模样，看着屋门口和蔼可亲的老人絮叨，听着海浪般的谈笑声。

石头承载着村庄深深浅浅的足迹——我们沿着石头台阶拾级而上，在殿后山，面朝一江之水，打开窗，让江的味道迎面而来。

渔村的人不仅依靠下海生活，他们还会在退潮后到沙滩上零售小水桶、草帽、网兜之类的物什。于是，沙滩的风景就越走越细，越走越长。

此时，此地，天光云影，自有一种虔诚。



灯塔航标 周朝席 摄

“高空中”的勇气课

林洪海

作为连透明T台都不敢走的恐高者，我的心头始终挂着一把锁，这把锁锁住了我对高度的恐惧，也锁住了无数的风景。

前不久，我校师生去珑玥潭研学。之前去贵州铜仁旅游，因为恐高，我错过了梵净山，这次无论如何要挑战一下。

“步步惊心”（悬空步道）入口，两位工作人员正拉着一大摞安全带过来。他们一路小跑，如履平地。见此，我获得了暂时的信心和勇气。目光落在可爱的学生们身上，只见他们扣上安全带，若无其事地向目标走去。我心里正痒痒的，两位同事竟中途变卦，改道走上旁边的彩虹桥。既然已经下了决心，我决定硬着头皮往前走。

安全扣的金属光滑透凉，我的心却热乎乎的。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，我义无反顾地启程了。很快，我的手心开始出汗，胸腔里那颗不安分的心

也突突乱跳。我抓紧绳索，凝视前方，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踩着木板往前。木板轻微晃动，但没有给我带来威胁。正当自我感觉不错的时候，前面的学生突然转过头来朝我发笑，而后面的同事，也故意跟我开起了玩笑：“洪海老师，下面很精彩啊！”我当作没听见，稳住情绪，什么也不想，视线只在木板上移动。我默默告诉自己：“要尽量放松！”

脚下的木板，刚开始是横的，走到中央时就变成竖了，难度增加了。我一遍遍提醒自己：“不回头，不往下看，不往下看……”绳索在夕阳的照耀下发出光辉，我继续一步步试探着前进。那些木板还在刁难我这个恐高者，而我的心却越来越淡定。

快到终点时，我发起了冲刺，跟工作人员一样小跑起来。风“簌簌”从我耳畔滑过，像是在为我加油。安全带的“叮当”声成了隐形的翅膀，我尝到了飞翔的滋味。小跑的间隙，

我低头一瞥，底下郁郁葱葱的树木在微风吹拂下摇曳多姿，我感受到了它们对我的祝福。此时我已满头大汗，前襟后背都湿了，此番美景来不及细看了，终点已在眼前！

悬空步道的成功像一剂强心针，当玻璃滑道的入口出现在眼前时，我主动拉起了同伴的手。

我和陈老师同坐一只皮筏艇，身子往后略仰，双手紧紧抓住两旁的“耳朵”，从滑道上迅速滑下。皮筏艇撞击滑道的“梆梆”声像跳动的音符，仿佛在赞美勇敢的挑战者。我们时而绕弯，时而直行，时而在浓荫里穿梭。爽朗的笑声融入流水，冲向远方。

当玻璃滑道的风掠过脸颊时，我知道，这一天的挑战，我完成了。夕阳为步道镀上金色，那些木板不再是我的障碍，而是通往自由的阶梯。解锁恐惧的钥匙，从来不在高处，而在心底的勇气。

